



每棵

树

● 新大陆水土
● 新客家群落
● 新移民散文

都有牵挂

严凌君 等著
深圳蛇口人散文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棵树可以像一个人一样生存呼吸。

这棵名叫榕树的植物张开枝干，满身悬挂着无数气根，犹如大鸟的羽毛，一旦触及泥土，便抓紧、钻探、寻觅、伸展，落地成根。榕树飞翔的梦想变成行走的信念，每一次振翮欲飞都悄然转为不动声色的前行。

一群人也可以像一棵树一样生活。

这棵榕树根须披拂，在空中相招，在地底牵手，交错纵横又各有天地，四散延伸却彼此勾连。最终每一条根须都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所有根须共同抱成一片榕林。他们变成了一个部落，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

序

于幼军

去年年底，深圳市委宣传部张春雷同志转给我一部书稿。他告诉我，这是深圳蛇口工业区一群爱好散文写作的业余作者自己策划、自己编选、自己创作的散文集，想请我写篇序。

我抽空看了这部书稿，觉得它有一定的特色。

这本散文集的十五位作者职业各异，有的是企业管理者，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教师，有的是新闻工作者，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左右，素质比较整齐。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属于深圳特区的新移民，非常热爱深圳这方热土，满怀豪情地投身于特区的建设。他们有感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画卷，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伟大的时代，讴歌美好的新生活，使全书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凸现了特区现实生活的主题，内容丰富多彩，可读性很强。我要向这群素不相识的作者们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用辛劳的汗水充实了自己的生活，为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我也很高兴地了解到，这本散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蛇口工业区党政领导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在此，我要对蛇口工业区党政领导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宣传文化工作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作者为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缪斯的诱惑

叶文玲

人生有许多机缘，连我自己也深为奇怪的是，十余年前的一次访问，竟使我与深圳的蛇口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大都眷恋自己的故乡，我亦不例外，可是，蛇口是我除故乡之外另一个称得上很有些眷恋的地方。

我已经几次去过蛇口？这好像无关宏旨。我用缘分和眷恋来诠释我对蛇口的感情，也决非夸大，因为我对她确实有着忙里余暇似梦非梦之时的那种惦念；有着类同对故乡亲人般的痛痒荣辱息息相关的那种牵挂。

正因如此，蛇口成了我创作根据地的又一片“绿荫”。我在她身边住的日子并不很多，可是，不多的日子在我耕耘的土地上能有不少收获，我不能不格外感念她赋予我的荫庇。

收集在我的一本小说集《此间风水》中的大部分篇章的背景，便是蛇口。

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无惶愧和遗憾：毕竟，我是个匆匆过客，蛇口这块虽小却又丰富奇诡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缤纷五彩的故事，飘落在我的作品中的，只是一棵大树中的几片青青嫩叶，只是拍天巨浪中的几朵浪花。

我欣喜的是，我终于忽然消失了这种惶愧和遗憾。

那是因为我收到了来自蛇口的一份厚礼：一部由真正生活在蛇口的年轻朋友们捧出的沉甸甸的书稿——《每棵树都有牵挂》。

还没翻开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的耳边就骤然响起最早结识的一位蛇口朋友的一句话：这里什么人物都有，这里什么故事也都发生过，就是没有专业作家，也没有文学团体，因为这里是地地道道的工业区。

应该说，这位朋友的话是真实的，在绝对相信此话的同时，我心里却不能不掠过一丝惆怅，因为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在这里，年轻的外来落地欲要生根的朋友们，可以做许多形形色色的绮丽的梦，但是，文学梦除外。

应该说，我的惆怅也不仅仅是职业病使然。

现在，这棵生长在蛇口的“榕树”，这以“榕树”作比、又以榕树引出的千丝万缕的“牵挂”，仿佛是一双有魔法的手，一下子拂去了我那已经久远而淡淡的惆怅。还未展读，由衷的喜悦便似透过榕树的阳光，暖融融地绿里透金地洒满全身，漫溢心头。

于是，我的遗憾也如一股轻烟，就在这渐渐浓烈起来的喜悦中袅袅消失。

可见，“工业区”与“文学梦”并非势不两立。

可见，只要有激情，“工业区”在改革开放中的拍天浪潮，恰恰是催化这种激情的最昂扬的旋律，我们都曾体会过：当“英雄交响曲”响彻耳畔时，有感知者是无论如何不会无动于衷的。

何况，编织这个文学梦的，不仅仅是散文的经纬，而且有诗的萤光。

当一幅幅颇为幽默的“作者素描”教你忍俊不禁；当用“一棵树的森林”描绘榕树、当“榕树飞翔的梦想变成行走的信念”这样有张力而又闪现着诗情光彩的句子，频频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只唤起散文的味感呢？

那么，我还要不要再来絮絮一番此书的内容或形式呢？我还要不要这这那那地为此书的作者们涂抹一番登场的粉墨呢？

这第二句问话一写出，我自己就哑然失笑了：此书的作者，生龙活虎潇潇洒洒十五个，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说他们生龙活虎，说他们潇潇洒洒，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本身，是因为感同身受了他们的各种生活；是会心一笑于他们将“榕树”比喻于蛇口“新移民”的别出心裁，是欣赏他们对于“牵挂”的妙语横生式的思考。

而最令我为之亲切的，当然也是他们的这些充满了人生五味的或平淡或有趣的日常故事；是跃动在他们心里的那种独特而又只属于自己的对生活的感悟；我之所以感到亲切，是因为觉得唯有他们，唯有这些在蛇口切切实实生活的人，才体味得到，才写得出来。

我尚无机会一一询问此书的作者们，但就他们形形色色的职业、各不相同的“原籍”，我想，无论他们是“新移民”还是“老蛇口”，光他们每人来到这里“落地生根”的过程，都会是一本有趣的书；他们在来之前来之后，一定做过各种各样的梦，而文学的梦可能在许多切身的物质的梦境后面暂时隐蔽，但色彩仍然斑斓而且从未消失。

人生有许多诱惑，缪斯的诱惑毕竟是无敌的，我对这些和我同样难敌缪斯诱惑的陌生朋友，对这些在纷繁的现代生

活中，尚能沉下心来忠实地描摹蛇口的业余作家，既有一种得遇乡友的欣喜，更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欢乐。

我想，有兴趣打开此书的读者，一定不耐烦未雨绸缪或导读式的介绍。有心要了解或对蛇口这块土地发生同样兴趣的读者，一定会在展读后，和他们心律相应心曲款通。

缪斯宽宥稚拙，却从不理睬做作和虚假，通力合作写出此书的朋友们，就此一点来说，自然也深谙她的神韵并得到了她的格外青睐。

（作者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于幼军

序 / 1

叶文玲

缪斯的诱惑 / 2

严凌君

檐雨不再淅沥 / 2

邻居姓什么 / 4

人体的包装 / 7

三十而惑 / 10

你家里的独眼怪兽 / 15

麦当劳对面是书店 / 18

人有一个家 / 21

家乡的一点意思 / 24

王正德

你也是天才 / 35

“为人矮小”/38
知识总不比身心健康更重要/42
我怎能愧对你们/15
情感与理性/50
买股如买鸡/52
为自己干/54
吉 明
水缸底发亮的眼睛/57
永恒/60
失去的未来/62
回来/65
走不进去/67
生活在流浪中/69
女神/72
与自己交谈/74
沉痛的喜悦/78
带着他们的心灵去生活/81

余昌民
云中鹤/87
公文与文学的缘分/90
下午茶与成熟季节/94
误了母亲节/96
墙外李花墙内香/99
叩问生命/102
秋灯夜雨话国庆/109
霍里耶先生/112
不是利润的贡献/117
雷 伟
失去以后才知道/121
愿妈妈永远幸福/125
爱恨难舍的职业/128
范存业
男人该不该成功/133
学会撒谎/135

壮阳时代/137
住家男人/139
偷情如玩火/142
谨言慎语/144
谁改变谁/147
广东男人不好酒/149
遇上“性骚扰”/151
四十有感/154
作威作福/158
数字难记/160
蒋 波
南山那条小溪/164
费伯学唐诗/166
卜居/168
倾斜的秤/171
两幅对联/173
张 红

青丝如梦/177
惊心动魄的生日礼物/179
水深火热话煲汤/181
不怕你不上当/183
第二面孔/185
我丈夫这个人/187
名字，名字，名字/189
王晓明
现代懒人/194
和洪洋侃侃招商局/196
漫画脸谱：方成与田原/199
台下瞞一眼克莱德曼/202
喜欢漆画/205
“国宝”难再/208
轻松做平民/211
谢 宏
面对死亡/214

渴望雨水/216
晚风中飘扬的思绪/218
巢之梦/220
半岛部落/222
人在旅途/224
雨天的蝴蝶/226
陈 洁
未名湖印象/230
蛇口的沉思/233
吴爱华
怀念那狼狽的日子/239
亲情难忘/244
四海为家/247
在那遥远的地方/250
上海男人/253
泡饭/255

罗建平
蛇口人在美国/258
牛仔裤/261
枪支泛滥/263
精神文明/266
于 冰
小儿趣语/270
女儿的“文章”/272
肖 鹏
果中尤物/275
匡山勒石/279
榕影婆娑/284
为色所累/288
说南蛮/293
帝陵落照/299
后 记/305



严凌君，1963年生，江西吉安人。1990年迁居深圳，由“天下第一老区人”变成“都市行吟客”。

以人间好书为平生快友。曾言世上无好书不必生为人。南下特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有钱买书。有一书室，号“千影阁”。自信：书斋大世界，世界小书斋。出世读书在先，入世作文在后。读书不能忘言，则化为几处专栏文字。

读者听其名似乎女子，披其文仿佛老儒，全错。作文以不制造文字垃圾自警，想从活人脸上读出古人，在闹市声中强吟一段书声。

檐雨不再淅沥

去年冬末迁入新居，按照流行的装修规则，所有的窗口都绷上了一道铁栅栏，铁栅栏之上又戴上一叶薄铁皮，前者防盗，后者防雨，大家都这么说，也就跟着这么做了。

数月平安无事，忽然一日子夜，人正在半梦半醒之间，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猛击耳鼓，捣碎清梦，像狂奔的马蹄敲在青石板上，又像思凡的和尚在烦躁地棒打木鱼，更像《地道战》中游击队员为吓唬鬼子而在洋铁皮桶里放响爆竹……不用推窗，迟钝地感觉到，春雨洗礼蛇口了。只是这雨来得突兀，像一群不速之客蜂拥而至，让你措手不及，因没有作好待客的准备而显得神智恍惚。

第一次这样听雨。这不是我意念中的雨。我守候了一个冬天，预备它细脚伶仃地在我的感官中舞蹈。我守候它的温柔：“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守候它的轻愁：“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我守候它的薄薄清凉：“帘外雨潺潺，罗衾不耐五更寒”；我守候它的款款深情：“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意念中的雨是在青瓦木檐下的淅沥清唱，一点一滴，一丝一缕，委委婉婉，缠绵悱恻，像

苏州女子的绣花针，一下一下地刺绣出柳的媚眼、桃的红唇、草的纤足、湖的绿衫，悠长有如古代美女的相思，羞怯有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歌妓，沉醉有如气功师的催眠。

我说的是令人销魂的江南的春雨，而不是砸打在铁皮雨篷上的类似醉汉掀桌、泼妇骂街的那种无味的喧嚣。我实在无法走出中国文化几千年酿造出的春雨的氛围，有太多的诗人用美丽的诗句构筑了它，有太多令人神往的故事流传了它。古代文人是深得赏雨之趣的，像北宋一位诗人，贬官黄州时，特意建一座小竹楼来听雨。试想，雨滴竹瓦，一片清朗脆密之天籁，如“瀑布声”、“碎玉声”，声声入耳，岂不快哉！

我说的仿佛是一个遥远年代的梦幻，它只存在于古人的诗文传说中，或者，在江南小镇和山谷野村中它的风姿依旧？只是，栖身在钢筋水泥堆砌的现代都市里，恐怕无缘面晤了。既然我们已没有了头顶青箬笠，身披绿蓑衣，独自在湖中垂钓的悠闲，更没有了在春水碧于天的夜晚，寄居于画船中听雨眠的机会，那么，失去赏雨的情趣是必然的了。我们只好披挂起花花绿绿的雨衣和雨伞，在恼人的春雨中嘟嘟囔囔地赶着去上班。雨不再是我们的朋友，雨不再给伫立窗后的人送上一缕家的温馨，雨对我们似乎有了一丝的敌意，这都因为我们成了都市人。

檐雨不再淅沥。窗外是铁的栅栏，栅栏上是铁皮的雨篷，我们无法拒绝檐雨的噼啪，我们只能听这样的雨了。雨是离我们远了；雨，也越来越陌生了。人类经过多少代，才建立起檐雨淅沥与家的温馨之间的联想，不知又要过多少代，都市人才能由铁皮檐雨的噼啪声感悟到家的温情。

邻居姓什么

告诉我，你是否知道你的邻居姓什么？

我曾经是不知道的。

初到深圳，我住在单身公寓的一间过渡房里，左边一屋打工仔，右边一屋打工妹。因他们人数众多，单个的人混迹在团体里，就显不出个性，你无法确定谁是可以恳谈的，又不能贸然与一屋子的人握手言欢，于是，一屋子的人在你眼里就等于没人。邻居久了，终于渐渐看熟了一二个面孔，等熟到不再打招呼就显得自己像个机器人的时候，忽然，老面孔消失了，新面孔又出现了。邻居的频繁变换让你感觉到身边有故事在发生，但这是别人的故事，你轻易无缘阅读，更不会成为别人故事中的角色，于是在忙碌之中，你的视网膜上不断闪过新鲜的面孔，直等到某些个面孔被拷贝了无数次以后，一个相识的机缘才会出现。

见面的机会总是停留在楼梯口，你匆匆走出家门去上班，邻居却是刚下夜班回家，在楼梯口迎面相遇（重要的是“迎面”，如果一前一后同进退，很少有人会扭转脸来），相互匆匆一瞥，一个嘴角上提，一个皓齿轻吐，再把头微微一磕，就

算是一个微笑着的招呼了。这么无言地把头磕来磕去多少遍之后，终于一个忍不住把捂在舌底已经被唇齿打磨得油光发亮的两个字弹了出来——你好！从这天起，一个邻居才开始被你认识了。

相识却并不等于相熟。我和几位邻居在相识之后，已经分别使用过汉、粤、英三种语言互道早安了，却还不知道对方姓什么。从相邻到相识再到相熟，其过程大约比荔枝的含蓄、开花、结果这一系列工作还要漫长。荔枝“十花一子”，有幸相邻的人无缘相识，其概率也不低于十之八九吧。等到由“相识”而“相熟”，又要由无数的条件才能促成。由于没有串门的习惯，偶然事件就上升为一个主要条件。一次我走进某座大楼，赫然看见身着保安服的那条大汉，竟是我的邻居。又一次去理发，发现满屋都是熟悉的面孔，原来这发廊整个一群服务小姐，就住在我的隔壁。最让我惊喜的还是一次用电话叫煤气，开门一看，送气的小伙子居然就是住在我楼上的那位，当天早上我们还彼此活动了一下脸部肌肉呢！

到什么程度才算“相熟”？没有标准答案。相熟其实是不断拓宽、加深相识的一个渐进过程。吃到嘴里的荔枝才是熟荔枝，真正的“相熟”恐怕要到能够品尝邻里之情的时候。我和邻居们的相熟是在把儿子从家乡接来的时候开始的。当时才一岁的儿子特别好动，初来乍到，便沿着长长的走廊挨户去敲门，热情而又固执，哪一扇门会拒绝一个孩子的天真呢？邻居们紧闭的房门随时为一个单纯的理由而洞开，儿子便用不知哪一国的外语咿咿哑哑地与人交谈，谁知每一位邻居都听懂了他的意思，从此后，我家的表叔和阿姨数不清了。儿子成了公寓楼的亲善大使，我也真正拥有了几位“相熟”而

且能“相帮”的邻居。

邻居是什么呢？从空间意义上说，就是住在你隔壁的人。一堵墙壁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个文明的界限，一个私有财产的间隔，一个区分彼此的物质存在。正如弗罗斯特所说：“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修墙》），”墙壁自有它存在的确凿理由。砌墙的初衷是划定人们的生活空间，不是限制人们自由来往。古人反复告诫邻居的重要性：“远亲不如近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西谚也有“能否过得安宁，须先问问邻居”之说。可是，人们对待邻居的态度始终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企图亲近，一方面又充满戒心，中外皆然，古今皆然。《旧约全书·箴言》垂训世人：“你的脚要少进邻居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老子的《道德经》则冷若冰霜：“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谁是谁非？何去何从？人类被邻居关系搞得迷惑了，于是干脆拆除大杂院，矗起单门独户的公寓楼，公共空间缩小，私人空间扩大，各人的隐私是被结结实实地包裹起来了，墙壁却由地面转移到人们的心间。

如今，我搬了新居，又不知邻居姓什么了。

隔壁紧闭的大门，等待孩子一双洁净的小手去敲开。